

現代詩 | 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 |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下午一點半
 地點 | 文訊雜誌社 B2 會議室
 決審委員 | 向陽、陳育虹、陳義芝、鴻鴻、羅智成 (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 | 封德屏、楊宗翰
 記錄 | 徐禎苓



現代詩決審會議現場。
 順時針左起：鴻鴻、陳育虹、陳義芝、封德屏、楊宗翰、向陽、羅智成。

會議開始，由執行單位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十八屆臺北文學獎競賽類現代詩組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六百〇七篇來稿，入圍四百五十篇，由複審委員林婉瑜、林德俊、唐捐、蘇紹連於三月三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選定十六篇晉級決審。決審委員陳育虹、陳義芝、鴻鴻、羅智成推向阳擔任本次會議主席。本次會議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五位評審分別針對此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陳義芝：雖然這次總量數稍微少了一點，但是這次的質、創作表現不但沒有降低，反而看到更多好作品。因為是臺北文學獎，我挑選的，一來要有臺北代表的大都市氛圍、感受，再來須有詩意，能夠把城市的現實變化之後，進入到內心，生發新感情而有意趣、耐人尋味，當然某些意象不能跳得太開、太離譜，讓人捉摸不著。

陳育虹：這次的作品有些並不寫「臺北」，比如〈我的耳朵裡住著一隻貓〉。有「在地性」當然很好，但這是一個文學獎，而臺北是個國際都市，我們的包容應該要大，所以在圈選時，作品的文字水準才是我更重視的。內容是否真誠？語言有沒有新鮮感？意象是否集中、有層次？文字能否化簡為繁，精鍊而不拖沓？內容能否化簡為繁，多細節而深入？這些是我檢視的標準。

鴻鴻：大家的來稿其實有滿多元、不同的題材和寫法，最後我的選擇起碼還是以城市生活為主，包括對這城市提出觀察、反省或批評。詩的現代性發展，就是跟現在的城市生活密切結合在一起的。當然臺北是一個奇特的都市，又古又新，有一些落後的東西，有一些前衛的想法，怎麼樣用詩回應這個城市生活的問題、經驗，這是我比較看重的。不一定是你的詩寫得好或不

好，而是怎麼回應這個時代。

羅智成：這一次進入決賽作品的水準算是很整齊，讀起來滿有閱讀樂趣，各種風格、派別表現方式都有，很感謝前期作業者的專業和認真。「臺北」這個元素，對於作者也許不免有影響，因為要參加有這個冠名的文學獎，所以作品總會帶到有關這個城市的書寫，即是沒有，也會和都市生活書寫有關。但對我來講，主題其實沒什麼影響，即使無關乎臺北，只要寫得很好，也很好。我的態度很開放，沒有特別期待，就等你的作品來打動我、說服我。就評審標準來說，我沒有刻意尋找某種美學經驗的表現，能寫出完美的詩作最好，做不到至少要做到優美的表達。隨著年齡增長，漸漸我會對語言要求多一點，想多看到一點基本功，像義芝提到詩意。

向陽：雖然冠臺北文學獎，當然不一定要臺北，但語言上的基本功，語詞掌握是非常重要的。假若你是詩人，要命名天地，結果連語言都無法駕馭，這樣要稱之為詩人，實在有點困難。再來就是感動，這分很多層次：第一個是對這個事件本來就了解，譬如西藏抗暴事件，因為知道，所以他的用語我能體會；第二個就是語言層次，有非常好的句子，或者思維特殊，譬如〈信仰之城〉、〈我的耳朵裡住著一隻貓〉都有這樣的優點，就是語言上的特殊性。最後是我習慣的語法去閱讀多樣性的寫法、表現方式。

第一輪投票

首輪投票，每位評審不分名次，圈選四篇作品。如下：

四票作品

〈我的耳朵裡住著一隻貓〉（向陽、陳育虹、陳義芝、羅智成）

〈有雲飄過〉（陳育虹、陳義芝、鴻鴻、羅智成）

三票作品

〈信仰之城〉（陳育虹、陳義芝、鴻鴻）

二票作品

〈持劍之心——優人神鼓觀後記〉（陳育虹、羅智成）

〈更新世〉（陳義芝、鴻鴻）

一票作品

〈34歲。臺北。我寫了一首詩〉（羅智成）

〈失智〉（向陽）

〈甘露〉（向陽）

〈水巷〉（向陽）

〈之一〉（鴻鴻）

○票作品

〈一條圍巾的長度〉

〈他方〉

〈不能睡在臺北中〉

〈在你三歲的夏天逛動物園〉

〈禮拜二〉
〈土〉

共計十篇作品得到票數，接著從一票的作品開始逐篇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34歲。臺北。我寫了一首詩〉

羅智成：這篇作品帶有輕微的素人色彩，它的特點在於把寫詩的心路歷程和生下女兒的心路歷程做了頗有創意的諧擬，整體而言還算貼切，也有驚喜的結尾，雖然比較直白一點。不過，我覺得用艦隊形容分婉，對我來說，準確度還是有爭議。所以，我不堅持這篇。

〈失智〉

向陽：〈失智〉是我挑的。這是寫日本統治年代的老人，他走過兩個時代，所以他寫太平町、永樂町、天馬茶房……雖然這看起來是地名的擺置，實際上他描述一九三〇年代到四〇年代左右，臺灣老人的生活所在，也就是臺北城的過去。接著他開始談這個老人到後來失智，他腦海所呈現時鐘、廟埕、母親、蓮霧樹……通過外在地理，加上內在心靈的追憶，記憶裡的某些人像、面顏，寫出失智老人的茫然，所以最後結語說「老人靜靜走向城市的閉密」，失智就是閉密所在。我能夠想像、親近，他用「時光繁茂」這個特殊修辭，對他來講語言已經無法陳述，但記憶卻是深沉，而且充滿陽光，充滿時間的生命，非常好。我覺得這篇基本上算是還不錯的作品，提供給大家參考。

〈甘露〉

向陽：這篇有點小缺點，明明是臺北，怎麼寫到西藏去，事實上這是在臺北的遊行，也和大家剛剛說的，不一定要去寫臺北的事，而是寫在臺北發生的事。這篇我也很想向大家遊說。這篇的優點把政治、抗議，包括臺灣的白色恐怖、中國對圖博的壓制、臺北市對圖博反抗的冷漠，把這些事情融入甘露裡面。他用兩種交融方式，把政治上的白色恐怖、圖博遭受壓制，和人跟人之間的肌膚之情、溫情、激情一類拿來做對照。另外，他寫「我的掌心有棵沉重的玫瑰花蕊／如眼般受過刀刻火刑／黑洞的溫柔會想毀滅一切／花自燃為漩渦／匱乏為朝露／豐美為雪」，這裡頭把某些宗教性的東西放進來，所以政治、宗教、反抗和愛在詩裡面交叉運用，我覺得有深度。

鴻鴻：這首詩我有點困惑，前面幾行他寫「響著大提琴的烏啼」，大提琴和烏啼是完全不一樣的質感，他是怎麼聯想在一起的？我完全看不出來。不過後面其實是滿美的，像玫瑰花蕊到漩渦到朝露，但意象本身太跳躍，沒有形成系統，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

〈水巷〉

向陽：我可以放棄。我覺得寫得很溫柔，包括淡水獨立書店的感覺。有些用語其實比剛剛那幾首好多了，比如「月光磨掉斜邊」，斜邊被磨掉後變得很重，類似這種動詞變名詞或形容詞；寫水的感覺，水有好幾種寓意，包括實際上靠近水邊，另外一個是柔情似水，這個城市的某些感覺都是很柔軟的，譬如「水汪汪的巷道」。這是一首柔情之詩。

〈之一〉

鴻 鴻：這篇講每個人都是之一，它用的語法就像〈如歌的行板〉，重點就在於它放進去的料是什麼。我覺得它的料滿吸引我的，比如有：充滿性暗示之一、性無能之一、宅男之一、被撿的屍之一……這都和現在年輕人的生活很符合。它的結尾結得相當好，「被重擊過而繼續在隕石坑種花的人之一／對著那曾經的最高／沒有之一」，這個滿感人的，很多人是那樣的，「對著那曾經的最高」，這個「曾經的最高」就對城市的建設有所諷刺，我覺得寫得不錯。但有一個地方我看不懂，就是第二段後面寫「各式各樣虹似的蜜」。

向 陽：虹是七色，代表多元性別。

羅智成：這篇作品在語法上確實接近〈如歌的行板〉，在概念上接近紀弦的〈致或人〉，這兩篇經典作品都觸及都市生活的人的意義，並用臺北市特有的場景去詮釋現代性，可說是臺北版本的現代人意象。

「之一」有些句子確實很漂亮，「出去，就是許願相愛的人之一、／忘記許願的人之一、／被重擊過而繼續在隕石坑種花的人之一……」，這就屬於A咖的表達了。

中段以後我開始有些不太懂，特別它開始具體化地鋪陳，我懷疑作者用了一些個人的典故，像「脫下白袍」，是指醫生嗎？這段裡頭，前段都跟捷運有關，那為什麼是「熊抱」？這和前面的「蜜」有關係；為什麼是「虹似」？也是不太懂。我覺得這都是刻意經營的個人風格，但沒有整理好，沒有彰顯出作者想挾帶的訊息。不過這個作品是勇敢的。

二票作品討論

〈持劍之心——優人神鼓觀後記〉

陳育虹：像得到三票的〈信仰之城〉，這首詩的語言表現很平穩，描述循序漸進，寫聽到優人神鼓時最初的不確定感「你是否聽到」，接著「你聽見山林的鼓聲」，最後，像一隻獸「鼓聲慢慢向你接近」；鼓聲召喚他，把他現實生活中的掃把化成長劍，引他追尋一個無法企及的夢。這應該是寫一個城市人聽到優人神鼓，而激起某種精神嚮往。這是我的解讀。

羅智成：我覺得這首詩還是不錯的。剛剛育虹講的有句話我有意見，就是拿〈信仰之城〉的平穩性來作比較，我反而覺得這首詩是四平八穩的，〈信仰之城〉反而不穩。

這首詩的修辭風格是傳統的，也因為優人神鼓這個主題本身促成他用比較典雅的、古典的、古樸的，甚至帶有一點點江湖風霜的感覺來描述。

它最主要的訊息，是表現看表演時的冥想過程到最後恢復回到現實世界，整個發展描寫非常有條理，語言準確，不溫不火，但沒有特別突出的印象。

這首詩其實有點難寫，因為它必須得吻合優人神鼓的調調，不能過度喧嘩。算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但的確就是太四平八穩。

鴻 鴻：我覺得這篇有點雷聲大雨點小；它好像一直在醞釀、等待，等到最後就是第三段的：「像少年，初次劃開瘦長的黃昏」，然後看到夕陽、漫天風沙、一碗碗的刀光劍影，為什麼是「一碗碗」？看到的只是一個傳統中式浪漫的幻想，最後很快就回來。等了半天好像一直在上道菜，但主菜沒上來就結束了。

陳義芝：要幻想，但還是要給我們一個閱讀情境吧。開頭說「終於等到」，到了第五行卻說「就連牠也不知道自己依然／等待著雷雨」。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倒敘，但還有一些形容的詞語不那麼精準，比如屋簷是「厚實的屋簷」，抵抗冬天是「柔軟的夢境」，有沒有更好的呢？這都還可以考慮。

向陽：這首詩讓我想到大學時代看溫瑞安的書，就是這樣大漠孤煙直、壯士一去不復返、鼓聲雷動，武俠式的。溫瑞安的武俠是狂，但他沒有超越。他聽鼓聲有感，但感動不夠深刻。語言語詞在水準之上，很像七〇年代寫法。

〈更新世〉

陳義芝：都市感覺強烈，那種急迫、壓力、焦躁、荒涼，全都可以領受。人面對「更新世」有點無奈，不管是不是都市更新，或未來城市變貌、走向，就是這樣子，充斥噪音。「被無殼鬧鐘敲碎」，雙關沒有自己的住宅，很難作夢，所以「夢像蛋一樣來不及受精」；然後「把母雞變成雞母」，講到某些人的賺錢手段：「也不願意獨自抵達／最後一站」，表明都市人麻痺於制式當中，不去多加思考，反正就擠來擠去，管他能不能抵達或者哪裡算是抵達？最後「此刻沒有人看見窗外／上帝端來的一盆雪」，雪是潔淨的意象吧，有深意。

鴻鴻：這是唯一一首直接寫社會議題，就是寫都市更新，包括第三段講「會議的錄音沒有逐字稿怎麼辦。」寫大家去抗議的情況。最後一段寫「機器手臂正在抽乾／比靜脈更深的地下水」，就是寫我們的血被抽乾，更新就是這麼回事，我覺得寫得滿殘忍，也滿好的。結尾讓我想到〈如歌的行板〉的最末：「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裡」。你在這邊一直挖，沒有看

到上帝就在外面正在給你一個最好的東西，可是你看不到。

向陽：這首我原來也有打勾，因為他用比較抽離的方式去寫都市更新，非常社會的議題。表現上，尾段非常好，但是前面比較是散文式的，譬如「卡車運走棄置的骨灰／睡眠不過是一場延遲的喪禮／路面像挖空的墳」，是在修辭上的小問題，後面「記憶是永遠填不平的坑洞」，雖然散文，可是比前面更好一點。

三票作品討論

〈信仰之城〉

陳義芝：〈信仰之城〉還滿有新意的。它創造了夜晚都市人即鬼的意象，《楚辭》裡的山鬼是美麗的山精。這裡的鬼不是壞人，是把自己加工成鬼，忙得昏頭轉向失魂落魄。儘管都市有這種生活狀況，但是第二節提到「有鬼的地方往往有神明」，神明就是都市裡那些卑微的、但對城市有貢獻的人，像清道夫啦、挖地下道的啦、或在公園裡照顧老人的外傭等等，用這些帶出這首詩的哲思——「陰影總是伴隨著光」；當然也讓人去思考地底、你看不見的比地上的還要亮。最後一節雖然比較不清楚，「來自世界各國的鍾馗」，我努力設想，是不是指那些來臺灣奉獻自己的外國人，他們的行囊裡都裝滿自己的鬼魂，鬼魂是不是指精魂？但為什麼要說是背包客？我一方面覺得有意思，一方面也疑惑。

羅智成：我也覺得這篇構想不錯。一般人不太敢做這麼大膽的象徵和歸類，神和鬼的差別在哪裡？在作者來講，好像只要做的事直接關乎公益的就算是神，晚上辛苦加班的就叫鬼。問題是日夜

轉變，角色也會互換的，所以神跟鬼不一定是都會人必然的屬性。另一方面，粗略去歸類：有些職業是神，有些職業是鬼，這概念還是很怪異。這種素人式的、太直接、過度聯結職業、屬性甚至德行的表達，會有很多的缺失和地雷。

作者想到的信仰：佛祖、耶穌、聖母瑪利亞……也是比較童話式的簡單概念，所以整篇帶著一點童詩的感覺。

就整首詩來看，語言是乾澀的，對於文字的描寫是非常陽春、直覺。雖然，我也覺得在概念上把人分成神跟鬼是滿大膽的創意，讓我想起《暮光之城》看了之後希望自己也是吸血鬼那種浪漫情懷，但是電影裡面有詩意，有浪漫的情懷。可是在這裡，文字本身並沒有能力負擔這樣的表達。

向陽：我不選它的原因，第一是散文化傾向嚴重，很多是言說，而非表達。第二是刻板化，對宗教、工作，為什麼挖下水道的是阿拉？為什麼神佛、耶穌基督在路上、天上？這都是問題。詩不應該這樣表現。我們看最後一段：「讓你感到意外的不是神鬼共處一室，而是每隔一陣便在捷運上遇見鍾馗」，當然鍾馗是指背包客，實際上國際都市並非只有背包客，還有外勞、外籍新娘。上面這些與題目對讀的時候，這個城、這個內容並沒有表現到信仰。

陳義芝：它可能不是宗教的屬性，生命理念也是一種信仰。

陳育虹：臺北慢慢變成一個不夜城，這首詩寫的是夜間都市的景況，而「鬼」並一定是惡類。第一段寫他是一個鬼，一個「失魂落魄」（沒有魂魄）的人，大約就像鬼了。第三行「一個美麗的誤會」說法雖不新，但表示日光燈不是日光，是偽造的假象，也還可以接受。另外，對神而言，

萬事萬物無分別，挖地下道或任何工作應該沒有貴賤之別，阿拉和基督也沒差別，牠們都是神。而在城市間晃的背包客，大概就像另一群遊魂吧。

陳義芝：這個角度臺北文學獎還沒有人寫過。

向陽：宗教有一句話說「人間就是鬼域」，把人間描墨成鬼域，古時候到現在都有，所以這首詩的構想還不算很新。

鴻：裡面寫外籍工人守護城市的生命，其實滿感人的。寫得滿有味道。

四票作品討論

〈我的耳朵裡住著一隻貓〉

陳義芝：我會建議把副標題拿掉，為什麼要「紀念母親逝世十五周年」這麼侷限？這首詩描寫現實面貌後的風景，不張揚，寫都市人的生活反思，很低調。思考到人與人的關係，它不斷地用「喵喵」來叫喚，三點鐘、九點鐘、六點鐘，等於二十四小時的循環。最後也精彩，「一個人的深淵是另一人的渡橋／一個人伸手抓住另一人，是枷鎖？或救命的欄杆？」窗戶，本來是互通聲息的，不管指心靈之窗，還是現實之窗，詩中說減去窗框、減去玻璃、減去天空，剩下不知所措的開口，作者轉化、萃取、重新塑造的能力很強，我很欣賞這首詩。

鴻：我有個問題，「母親出示照片更正：『饅頭是白貓』」，這個我不太懂。

羅智成：饅頭是貓的名字。

陳育虹：所以副題怎麼可以不要？副題是爲了點明他懷念的是母親。

羅智成：其實副題留著沒關係，讓人可以找到線索，否則又會是一堆個人典故。

向陽：你注意第一段最後一行：「貓專司謔語幻聽」，都是老人問題，寫的就是晚年的母親。是我的首選。

陳育虹：所有作品中這篇的文字、情感表達最不俗，以貓聯結思母之情，自由出入流動的意識，筆法老練卻清新，是我的首選。

〈有雲飄過〉

向陽：〈有雲飄過〉是很輕鬆的詩，我先講為什麼沒有投的原因。這是太簡單的詩，整個就是在寫「這個城市並不愛我」，我是這個都市裡面孤獨的人，從一到五段都一樣，「我在這個城市／做過的夢／已經把我忘記」，這很簡單，所以我沒選它。但是它也有優點，就是語詞非常清新。假如從泰戈爾那個年代來看這首詩，我一定給它第一名。

鴻鴻：「這個城市並不愛我／這一點讓我如釋重負」，被忽略反而沒有抱怨，有一個制高點出來。

羅智成：這篇還是不錯的，雖然已是陳舊的話題了，但是還是有比較不同的表達方式。

它的行數在我來看多了一點，如果變成一半的篇幅可能會好很多，因為中間有太多鋪陳或賦格式的寫法，重複表達著同一個訊息。

但是有些成就其實是比較難得的，譬如第一段、第七段其實都很讓人驚豔，細膩的觀察很讓人佩服。整篇來講是一個船過水無痕式的過客自況，是少數舉重若輕的表達方式。

第二輪投票

有獲得投票的作品討論完畢，一票作品中，羅智成放棄〈34歲。臺北。我寫了一首詩〉，向陽放棄〈甘露〉和〈水巷〉。評審議決兩篇最高票（四票）作品〈我的耳朵裡住著一隻貓〉、〈有雲飄過〉直接獲選，剩下兩個名額就剩餘五篇作品進行篩選，每人給予一到五分，結果由高至低如下：

〈更新世〉二十分（向陽四分、陳育虹三分、陳義芝四分、鴻鴻五分、羅智成四分）

〈信仰之城〉十六分（向陽一分、陳育虹四分、陳義芝五分、鴻鴻四分、羅智成二分）

〈之一〉十四分（向陽二分、陳育虹一分、陳義芝三分、鴻鴻三分、羅智成五分）

〈持劍之心——優人神鼓觀後記〉十三分（向陽三分、陳育虹五分、陳義芝一分、鴻鴻一分、

羅智成三分）

〈失智〉十二分（向陽五分、陳育虹二分、陳義芝二分、鴻鴻二分、羅智成一分）

取前二名〈更新世〉、〈信仰之城〉進入第三輪投票。

第三輪投票

就〈我的耳朵裡住著一隻貓〉、〈有雲飄過〉、〈更新世〉、〈信仰之城〉進行投票，決定名次。

每人給予一到四分，結果由高至低如下：

〈我的耳朵裡住著一隻貓〉十八分（向陽四分、陳育虹四分、陳義芝四分、鴻鴻二分、羅智成四分）

〈有雲飄過〉十一分（向陽一分、陳育虹三分、陳義芝三分、鴻鴻一分、羅智成三分）
 〈更新世〉十一分（向陽三分、陳育虹一分、陳義芝一分、鴻鴻四分、羅智成二分）
 〈信仰之城〉十分（向陽二分、陳育虹二分、陳義芝二分、鴻鴻三分、羅智成一分）

〈有雲飄過〉和〈更新世〉同分，所以評審針對兩篇舉手投票。

〈更新世〉二票

〈有雲飄過〉三票

決審結果出爐，首獎為〈我的耳朵裡住著一隻貓〉，評審獎為〈有雲飄過〉，優等獎二名為〈更新世〉、〈信仰之城〉。會議圓滿結束。

本屆現代詩評審獎從缺說明

決審委員決議全文

本屆現代詩評審獎得獎人江祥智，因得獎作品〈有雲飄過〉原版本詩作在他處聲明放棄投稿後，仍於未被告知之情況下見刊。名單公告後，根據徵文辦法參選者資格第二條規定，來信主動表明放棄得獎資格。經決審評委於四月十五日下午五點半至五點半至文訊雜誌社現場開會討論後，決議現代詩評審獎從缺，缺額不予遞補。